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南遊記 第四卷

華光鬧蜻蜓觀

卻說華光天王捉得公主，來到離婁山洞中，點起燈燭，求公主成親，公主初不肯從，華光將老仙說宿緣事，說了一遍。公主只得相依成親。朝朝飲酒，夜夜吹歌。忽一日，思想起母親，兩眼淚下。公主見丈夫下淚，上前問其緣故。華光曰：「今雖得公主成了姻眷，奈我母親被龍瑞王拿去，至今尋覓不見。故欲別賢妻去尋母親，但恩情未久，不忍分別。欲思緩去，又恐母親受難日久，心中憂恩，故有此淚。」公主曰：「美貌才郎朱顏少婦，尋母有期，夫妻日久。當去尋母，勿以妻子為念。不去，恐被天下人議論。君今去，妾回母家候郎回，再行相會。」華光曰：「蒙賢妻指教，為夫的只得前去，你可小心。我今去遍遊天下，務要尋見母親才回。」夫妻說罷，華光喚過手下，吩咐看守洞府，便送妻回轉鳳凰山去，自己離了洞門，變作一個凡人，各方去詢問母親消息。

忽一日，聽見前面有一婦人，哭哭啼啼。華光自思曰：「我且前去看是我母親不是。」華光進前一看，那婆子卻不是母親，便問曰：「你這婆子為甚的行來行去，如此悲哭？」那婦人曰：「我有一子，當日去山上砍柴，賣銀度活，供膳老身。不想此去有一觀，名叫蜻蜓觀，觀內有一道士，名叫落石大仙，若有人到他觀裡去，便要人施捨入他院中。有施捨的便罷，若沒有舍他之時，離觀不到半山，天昏地暗，飛沙走石，將人害死。老身只有一個兒子，今早出去砍柴，到他廟前過，入廟中去吃水，被那落石大仙看見了，說要問我兒子化緣。我兒子說我貧難，沒有施捨他，他就怒將起來，不知作何法，將我兒子害死了。老身止有此子，今被那賊道害死，叫我怎生過活，老身自思不若去尋一個自盡，故此悲哭。」華光曰：「有此屈事，何不去告他？」婆子曰：「若告得他，多時有人去告了。」華光曰：「為何告不得？」婆子曰：「他是個妖人，有神通的，官府亦奈何他不得，多懼怕他，為何去告得他？」華光聽了歎曰：「莫說世間有此屈蜻蜓？」老婆子曰：「你亦不可去尋自盡。」遂取出白銀十兩給婆子曰：「這個給你拿去養老，我去到那觀中除了這妖道。」婆子曰：「多蒙客官救我老命，客官可千萬不要到那院中，恐被他害了。」華光曰：「你可放心回去，我自有的曉。」婆子叩謝而別。華光即輕身自往蜻蜓觀中，直入法堂，見那落石大仙伽坐在禪床上。華光上前施禮，那大仙亦下禪床答禮，落坐茶畢。落石大仙問曰：「客官何州何府？到此有何貴幹？」華光曰：「我乃是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蕭永富長子，蕭一郎是也。久聞全真貴觀好景致，特來遊玩一會。」道人曰：「既是蕭長者家，貧道有失遠迎。」即吩咐道童，快辦齋筵相待蕭大舍。二人敘談坐未久，齋至，道人即排下齋筵，與華光飲酒。至半酣，華光思曰：「我不免取出金磚，看他道行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便假作酒醉，身上取出金磚放在桌上，打一打，又看一看，包起，道人見了，賊心頓起，對華光曰：「大舍今到敝觀，望大舍舍些緣在我觀中。」華光曰：「言之有理，可取捨施簿過來我題。」道人即取出募緣簿付華光。華光接過簿來，故賣弄筆法，寫：「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蕭一郎喜捨一。」那道人接過募緣簿一看，言曰：「大舍如何不寫舍幾多，只寫個一字何也，倒要說個明白舍多少？」華光曰：「不消問明白。你待我好，一字上大有變更，變一萬也是一字；待我不好，一分也是個一字，一釐一毫一絲一忽也是個一字。」那道人聞言假作笑容曰：「只要大舍將方才取出來的那一塊金子，舍我罷了。」華光曰：「這一塊金子，是我平生所愛的物，豈可舍了？」道人聽罷，收起出家心，放出殺人意，便曰：「大舍舍也要肯，不肯也要肯。」華光曰：「舍在我，為何說出此話？」道人曰：「這個由不得你了。」華光聽了大怒，罵曰：「你是什麼出家人，就是個強盜了！」就將酒席推倒，走出門外。道士大怒，口中念動咒語，只見飛沙走石，趕著華光就打。華光一見，指個化身與他打，自己卻走回觀裡去，指出三昧真火，放起火來，燒著蜻蜓觀。

忽見兩個女人走將出來。華光問曰：「你這婦人為何在此觀中？」女子曰：「我們都是那道士拿來的。奴家是荊州人，姓陳名叫惜惜。」那一個女子曰：「奴家是四川成都人，姓黃名百嬌。」華光聽了便曰：「我駕一朵祥雲，送你等回去你可向你家中說，是我救你等回家。」二女叩謝。華光先駕雲送陳氏返家，又駕雲來送黃氏回去。黃氏曰：「奴家去不得，恐那道士隨後趕來，請天王親送到我家，感恩非淺。」華光聽了，就送那黃百嬌回家不題。

卻言落石道人，知是華光來鬧蜻蜓觀，那兩個女子又被他救去，痛恨一場要害華光，又無門路，只得忍耐不表。

卻說成都府黃山嶽，自從女兒不見之後，終日煩惱悶坐堂中，忽小廝報曰「啟上長者，小娘子今日回來了。」長者出門一看，果是女兒，父子相抱大哭。黃山嶽問曰：「我兒為何怪攝去，到哪裡？」百嬌曰：「女兒被蜻蜓觀妖道拿去。今日天曹華光天王放火燒了蜻蜓觀，救了孩兒，今送兒回來的。」一家大喜，就令刻工雕了華光天王之像，起一廟宇供養，朝參暮拜，以報救命之恩不表。

再說落石大仙自從被華光燒了蜻蜓觀，無處安身。一日打聽得黃百嬌家立了華光之像，起廟宇供養，欲報前仇，又欲去迷黃百嬌。心生一計，自思不免變作華光去戲那黃百嬌。只見見你美貌，故送你歸家，務要成親，一則得黃百嬌之樂，二則報了華光之仇，豈不美哉！想罷便行。當日百嬌自己悶坐，忽有一人叫「開門」。百嬌便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夜深時分叫我開門？」道士曰：「我是華光，可速開門，與我進來便罷；若不開門，我就害你一家。」百嬌只得開門與假華光進來。百嬌拜謝前回救命之恩，假華光曰：「自從那日救你回來，見你生得美貌，思來日久，無奈到此，要與小娘子成一對夫婦。」百嬌曰：「天王乃上界正神，不該如此！」假華光曰：「你若不從，我就害你一家。」百嬌無奈，只得相從，顛鸞倒鳳成了親事，到雞鳴而去。囑百嬌曰：「賢妻小心，我明夜來和你敘話。」不想次日早晨，長者問小童曰：「昨夜小娘子一夜似同人說話一般，你聽見否？」小童曰「我正要問長者，不知小娘子昨夜和甚人說話？」長者大怒，命小童子叫小娘子出來。百嬌出來，山嶽怒曰：「賤人跪了！你昨夜和什麼說話？莫非什麼醜事，你好好說來！」百嬌曰：「女兒沒有人說話，是我自己長歎。」長者怒曰：「你若不說個明白，就把你打死。」百嬌見說要打，只得從實說了。曰：「不是別人，是華光他說見我美貌才救我回來，昨夜到我房中要與我成親。我不肯，他就要害死我一家。以此我只得從他，」長者聽了大怒，就要去把廟燒燬了。百嬌曰：「父親且慢，雖說他是華光，恐怕不是他，是別個妖怪假名而來，亦未可知。不如去到廟中燒起一爐香，禱告禱告，倘若是他，然後毀廟不遲。」長者曰：「說得也是。」

即至廟中將香焚起，禱告未畢，果見華光立在雲頭上問曰：「黃山嶽，你到我廟中禱告為何？」長者見了跪下曰：「我女兒前日得天王救回，一家感戴，天王乃上界正神，為何昨夜到我女房中調戲吾女？為此懇告。」華光曰：「原來你有此不明之事。」即向百嬌曰：「來迷你的並不是我，你休推我。」百嬌曰：「叫我亦難明，稱是天王。」華光曰：「也罷，我且問你，那人是什麼時候來的，什麼時候去？」百嬌曰：「三更方來，雞鳴就去。今夜他必然來的。」華光曰：「今夜你走別處去睡，我在你房中等那妖怪，今夜來將他拿住，與你一家看，方見明白。」長者大喜。華光是夜潛入百嬌臥房。落石大仙果然來叫：「賢妻快開房門！」華光假作百嬌聲音應他，開了房門。大仙進了房中，正要上床，被華光捉住，叫起一家點燈來看，原來是一條白蛇。舉家大驚，便要打死那白蛇。白蛇便哀求天王饒命。華光曰：「你如何敢變作我在此害人，壞我名聲？你今日投降我便罷。」大仙滿口應承。華光曰：「你可仍現原形，纏在我的金槍上。」長者一家大小叩頭拜謝。華光即回轉離婁山，與鐵扇公主商議曰：「我到陽間，又收伏一白蛇精，我今又要別賢妻，到各方去尋母親。」公主曰：「婆婆若是在陽間，你也該尋到了，莫非是死了？」華光曰：「死了在何處尋？」公主曰：「人若死，都要到東嶽廟裡，你也可去查看，有婆婆沒有？」華光依言，別了公主，往東嶽廟那裡來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華光鬧東嶽廟

卻說華光來到東嶽廟大門外，遇著草野三聖，三聖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華光曰：「吾乃華光是也。」三聖曰：「聞你不是好人，東走西撞，無所不為，今來我東嶽廟則甚？」止住不肯放入。華光大怒曰：「你這三個匹夫，何敢出言傷我，」丟起金磚就打那三聖。三聖連忙逃去，告與東嶽大帝得知。大帝大驚，問六曹曰：「此人名頭厲害，到我東嶽廟不知為何？」六曹曰：「必有緣故，且以禮待他。」言未畢，華光已至，大帝迎接，坐下茶畢。大帝問曰：「天王貴步下降，有何見教？」華光曰：「輕造非為他事，乃為尋母而來。」大帝曰：「令堂何名？」華光曰：「家母名叫吉芝陀聖母，又名蕭太婆。」大帝聞言，即問六曹，可有吉芝陀聖母蕭太婆到來。六曹將簿書查看，回大帝曰：「只有蕭太婆到，沒有吉芝陀聖母來。」華光曰：「吉芝陀聖母就是蕭太婆，蕭太婆就是吉芝陀聖母。」大帝曰：「是兩個。」華光曰：「總是一人。」大帝又說曰：「是兩個。」華光怒曰：「只是一個！」六曹稟曰：「我這裡只是人死了，在這裡點名，卻是陰司收管。天王要問明白，可到陰司去一查。」華光聽了，就辭了大帝，往陰司去尋取老母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華光鬧陰司

卻說華光手持金槍，來至陰司，看見一十八重地獄，又見金錢山、銀錢山、破錢山、消錢山，又見金橋、銀橋、亂柴橋、奈河橋。自思：金橋、銀橋我不過，亂柴橋不是我過的，不如去過那奈何渡，看我母過此去沒有。華光見渡子來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華光曰：「乃上界華光天王。我且問你，我的母親在此過渡沒有？」渡子曰：「我這所在來千去萬，何能知哪個是你母親？」華光曰：「大名叫蕭太婆，小名叫吉芝陀聖母便是。」渡子曰：「蕭太婆在此啼哭而過，吉芝陀聖母這裡未曾見來。」華光曰：「蕭太婆就是吉芝陀聖母。」渡子曰：「是二個人。」華光曰：「總是一個。」二人因此言相爭，華光大怒，丟起金磚便打。渡子便走，大叫華光來鬧陰司。

渡子走去報閻王。閻王升殿正坐下，只見轉表官報曰：「華光來鬧陰司。」閻王問眾臣曰：「華光到此，不知為何？」判官曰：「定有緣故，待他來時，以禮待之便了。」言未已，忽報華光到。閻王接入相見落坐，閻王曰：「久聞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光降，有何見諭！」華光曰：「不才到此別無他事，只為家母蕭太婆，又名吉芝陀聖母，被那龍瑞王拿去，不知下落，疑其死了，來到貴殿，敢問家母曾到此否？」閻王轉問判官。判官曰：「簿書查看，只有個蕭太婆到，吉芝陀聖母未曾到。」閻王言曰：「只有蕭太婆，沒有吉芝陀聖母。」華光曰：「總是一個。」閻王曰：「卻是二人。」華光大怒曰：「一個為何說兩個？」判官曰：「他若不信，可令引魂使者至十傷門內，引與他自己認，便見明白。」閻王即令引魂動使者上殿，閻王曰：「天王如不信，可自去一看，便見明白了。」華光乃同使者會見一婦人，華光便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婦人曰：「我是蕭太婆。」華光怒曰：「蕭太婆是吾之母，吾豈不認得，你敢在此冒名。」那女子哭曰：「我正是蕭太婆，因為蕭長者四十無子，我每夜在後花園燒香求嗣，不想被一個撲燈蛾來將燈火撲滅，現出本相，是吉芝陀聖母，將我吃了，把骨頭摔往深山。他變做我，在蕭家受了胎，才生天王。

我死在幽冥，枉屈無伸。」言罷大哭。華光曰：「原來亦是吾母，怎生是好？」母曰：「你可看吾夫之面，上奏與閻王，賜吾投胎，免得在十傷門內受苦。」華光曰：「母親勿憂，待兒即奏閻王。」閻王曰：「領命。」華光拜謝與母分別。回轉陽間。閻王依言將蕭太婆送至鄧尚書家中投胎不表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華光火燒東嶽廟

華光回轉陽世，心中自思曰：「可恨東嶽大帝，為何說我鬧天曹、鬧中界、鬧陰司，人皆道我鬧三界，不免去放火燒了東嶽廟。」來到門下放火，只見火不發。華光抬頭一看，只見屋角上有條兩頭蛇吐出黃沙，故此火不發，華光心焦，丟起三角金磚便打。打走了兩頭蛇。華光又欲放火，卻見喪門弔客哭殺神官兄弟二人，見華光要燒東嶽廟，兄弟二人自言曰：「似他這等可惡，無人奈得他何。我與你兄弟兩個，不若抬那法寶紙棺材去，將他連哭三聲，哭死了他，即以棺材裝了，上界去見玉帝。一則討賞，二則免他在中界作鬧。」二人商議已了，即見華光曰：「你不可太可惡。大帝與你有何仇，你要燒東嶽廟？」華光曰：「與你二人何干？」二人曰：「依我說，你去了罷，若不肯去，我便哭死你。」華光曰：「你個人，哭得人死？我不信，你哭得死我嗎？」二人聽了便連哭三聲。華光即死於地下。二人忙抬入棺木內，正欲抬去見玉帝。忽然遇見朝真山洪玉寺火炎王光佛來。二人正抬了棺木行，王光佛問曰：「你兄弟二人扛的什麼人？上哪裡去？」喪門神曰：「詎耐華光要來燒東嶽廟，被我二人把他哭死了，抬去見玉帝討賞。」光佛自思曰：「這畜生今番若不遇我，就了不得了。吾當救他一救。」光佛假言曰：「你兩個不曉得華光來頭。」二人曰：「果然不知。」光佛曰：「華光原是玉帝的外甥，你抬去見玉帝，玉帝若怒，說你二人好大膽，你將寡人外甥亦把來哭死，傳玉旨將你二人殺了。」那兄弟二人驚曰：「老師父你真是個好人，說得不錯，如今便待如何？」光佛乃思曰：「華光乃人之精，見火便醒，不如哄他放一把火燒了棺木，與他走出便了。」光佛計定，對二人曰：「不如放把火燒死便了。」二人曰：「多得師父指教。」光佛別了二人。二人曰：「若不是見這師父，我二人送個死路。」就放起火來，燒得那華光醒將起來，把金磚就打，打得兄弟二人無走之處。華光整了衣服，去朝真山拜謝師父。那兄弟二人被打得頭破腦裂，大罵炎光禿驢害人。大哭一場而去。

卻說炎光正坐之間，忽見華光至，參見拜畢。光佛曰：「弟子好沒分曉，你尋母如何不來問我，要下陰司？」華光曰：「弟子一時心慌，未曉來問師父。今日幸遇見，敢問師父，我母今在何處？」炎光曰：「你母被龍瑞王抓在鄧都城裡，日間銅鞭三千下，夜間鐵棒不離身。」華光見說在鄧都受苦，放聲大哭，辭了師父，回轉離婁山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華光三下鄧都

卻說天王回來與鐵扇公主商議，要去鄧都救母，公主曰：「如何去得？」華光曰：「吾變作天使，去見鄧都王，言是玉帝差來，把眾鬼押上天曹，就騙得出來。鐵扇公主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說罷，夫妻分別不表。

卻言鄧都王正坐之間，有韓元帥、關元帥把守鄧部門，忽報有大使至，鄧都王請進。相見畢，問：「天使來此為何？」天使曰：「今奉玉帝差遣，將鄧都眾鬼押上天曹決罪。」鄧都王見說，便問二元帥。二元帥曰：「既是天使，難辨真偽，待我把照魔鏡來照一照。」那天使曰：「不消照。」二元帥曰：「恐其中有假。」持照妖鏡，華光便走至空中去。二元帥與鄧都王曰：「這人母是那聖母，當初被龍瑞王捉來，囚在此地，他今變作天使來取囚，我如何可不照？往年押囚，是清華宮太乙救苦天尊，若他變了他來，險些被他騙去。」華光在空中聽見，便回轉與公主言曰：「我下鄧都去，他疑心，將照妖鏡照出我本相。我即在半空聽說，我若假作天尊，可被我騙了來。我如今要假作太乙天尊去，」公主曰：「既如此，你可快變天尊去。」夫妻二人商議好，華光即變作太乙救苦天尊去到陰司二下鄧都。

卻言鄧都王正坐之間，忽報清華宮太乙救苦天尊到。鄧都王接入坐定，問曰：「天尊到此，有何見諭。」假天尊曰：「來押鬼怪上天曹。」二元帥曰：「要照照。前者有華光變作天使，到此來騙鬼怪母，故我這裡要加意緊防。」假天尊曰：「你豈不認得我，何必照得？」元帥曰：「此事不小。」言罷，提起鏡一照，華光又走了。在空中聽那二元帥與鄧都王曰：「險些兒又中他的計。」鄧都王曰：「元帥何以知之？」二元帥曰：「若是真天尊下鄧都，不是這樣來，他有九頭獅子推車，有十侍弟子相隨，身穿金鑿袈裟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有九環錫杖，金鉢盂，裝甘露水，與鬼怪吃，要玉明扇開鄧都門，要個金睛獨眼鬼，照開光明，才得

進去。不然裡面黑暗，怎生進得去，今他這般來，我如何不照他！」華光又在雲端聽見。即回了離婁山與公主商曰：「我又被他照出，說真天尊要有九頭獅子推車，十侍弟子相隨，金鑿袈裟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九環錫杖，金鉢盂裝甘露水，玉明扇扇開鄴都門。要個金睛獨眼鬼照開光明，才得進去。叫我如何討這許多寶貝，想母難救了。」說罷大哭。公主曰：「不妨，奴家討得來。」華光曰：「公主哪裡去討？」公主曰：「我有個妹子，在清華宮太乙救苦天尊那裡做玉女，我叫母親叫他來，若是玉明扇，用我鐵扇。十侍弟子叫手下一變就是了。只要討九頭獅子推車，九環錫杖、金鑿袈裟、金鉢盂、金睛獨眼鬼，好進鄴都。」華光曰：「你快叫令堂去叫令妹來，我這裡出榜招人，進入鄴都。」卻有金睛獨眼鬼前來揭榜曰：「我當初與你令堂老夫人同囚在驅邪院，得天王打破娑婆鏡，救我等走脫。我再不敢吃人。你老夫人不改前過，又要吃人，才有此事。今聞天王要入鄴都救母，我有百眼並住九十九個，只用一個眼，說我是金睛獨眼鬼。同天王入鄴都，以救老夫人，報當日之恩。」華光大喜。九頭獅子用火漂將變，九環錫杖用金槍變，金鉢盂用金磚變，袈裟以火丹變，安排已定，前去三下鄴都救母。

卻說鄴都王正坐之間，忽報真天尊下鄴都。鄴都王忙出迎接，入到廳堂相見禮畢。天尊即同鄴都王入到鄴都門，用扇扇三下，用九環錫杖頓三頓，鄴都門開了，獨眼鬼入去，押出妖怪來。眾鬼怪出見，叫屈連天。天尊曰：「別鬼且收入去，只將吉芝陀聖母押上天曹去。」獨眼鬼聽了，即將吉芝陀聖母押去了。天尊辭別了鄴都王而去。鄴都王問二元帥曰：「此何不將照妖鏡照照？」元帥曰：「這是真的，也不敢照他。」王曰：「其中可疑。別鬼不提去，只押聖母去，莫非是假的嗎？且照照看以改疑惑。」元帥即將鏡一照，原來又是華光變的，脫去了。二元帥即點兵追趕，奈趕不上。三人十分煩惱，即令人去打探。

卻說華光，三下鄴都，救得母親出來，十分快悅。那吉芝陀聖母曰：「我兒救得我出來甚好，但我要皮娥吃。」華光問：「皮娥是什麼，我不曉得。」母曰：「你不曉得，可去問千里眼、順風耳。」華光即去問二人，二人曰：「那皮娥是人，他又思量吃人。」華光聽罷對母曰：「你在鄴都受苦，孩兒用盡心計，救得你出來，為何又要吃人！此事不可為的。」母曰：「這就不孝，既沒有皮娥我吃，要你救出我來做甚？」華光無奈，只推曰：「容兩日討與你吃。」華光即忙出榜招醫，若有醫得我老夫人不思量吃人者，我當重謝不題。

卻言鄴都王探知華光出榜招人醫他母親，欲使一人去害吉芝陀聖母。問誰敢前去？內有一人，乃是魔軍，向前稟曰：「某願往，假裝醫人去揭榜，見得我能醫治，倘彼用我之時，於藥內放些毒藥，將他毒死便了。」鄴都王大喜，即令他前去不表。

卻說華光聞報有人揭榜前來，心中大喜，請入相見畢。華光去請母曰：「有一醫人能醫母親不思吃皮娥。」母曰：「既有此醫者，可來見我。」華光即同醫者進見。聖母曰：「此非醫者，他乃是鄴都一個魔軍，他定來害我的。」華光大怒要殺他。魔軍曰：「你不要殺我，我教你一個方子，他就不想吃人了。」華光曰：「你說來，我便救你。」那人曰：「若要令堂不吃人，必須討得仙桃給他吃，就不吃人了。」華光問曰：「哪裡有仙桃？」軍人曰：「只有王母金谷園中有仙桃，可巧今年正熟。天王若取得來與令堂吃。就不思量吃人了。」華光聽罷，放了軍人。即吩咐公主侍奉母親。自思：「我去偷桃，除非變作猴孫去方可偷得。」思罷，即變作花果山齊天大聖，來到王母娘娘金谷園中。原來園中有一小廝，在那裡看守，可巧守者睡著。華光便入了園，上了樹一看，果然好一樹仙桃。連忙摘了五六個便走。小廝醒來一看，不見了五六個仙桃，卻是猴孫腳跡。忙報與王母得知，說「失去五六個仙桃，細查滿地都是猴孫爪跡，莫非是齊天大聖偷去也未可知。」王母聽了，次日便去上表奏知玉帝曰：「今年我園中仙桃正熟，未摘獻陛下，今被花果山齊天大聖盜去數個，聽我主定奪。」玉帝見奏大怒，即傳旨宣孫悟空到殿。玉帝問曰：「仙桃乃三千年開花，三千年結子，三千年成熟，才得此桃。朕尚未見面，卿怎敢偷去？」悟空曰：「半天下雨，不知來頭。臣自取經回來，已把一切貪心丟了，何得有盜心，此實不是小臣，恐其中有詐，也未可知。」玉帝曰：「明是卿偷，腳跡尚在，豈可言他人？卿乃佛家弟子，著令駕前指揮，送西天與如來處問罪。」眾臣奏曰：「臣等聞悟空今果皈依佛道，又是三藏弟子，顯無其事，惟恐其中有屈，乞我主不必送他西天去，限他一月找尋。若有了盜者，免他之罪。若沒有，那時再送他西天去不遲。」玉帝准奏曰：「眾臣保卿，且容卿去查下落回報。」

悟空謝恩出朝，回至花果山，與眾子孫奇都、羅猴、月孛等言曰：「不想有此屈事。不知哪個妖怪，變作我本相，去到金谷園們了仙桃，王母去奏玉帝，說是我偷的。我說不是，玉帝不容分說，欲將我送至西天與如來處問罪。幸得眾臣保住，限我一個月找尋下落，方免我罪。一個月沒有下落，罪仍及於我。叫我往何方去訪得著個下落，好不可惱！」眾子孫曰：「大聖何不上南海去問觀世音便知明白，不然怎麼去尋？」悟空聽了曰：「言之有理。」即打個筋鬥去到南海。

觀音老母正在紫竹林坐禪，忽見悟空來。老母曰：「悟空為了何事而來？」悟空曰：「只為金谷園中失了仙桃，不知是何妖怪變我形跡去偷的。王母奏之玉帝說是我，玉帝即要送我上西天去問罪。多得同僚保本，限我一月要有下落，若是無下落，是我也是我，不是我也是我，就要問罪。弟子無奈，特來叩求佛母，指示何人盜去的。」觀世音挪開慧眼一看，對大聖曰：「不是別人，乃是闍三界的華光偷去。」大聖曰：「他偷去作甚的？」觀音曰：「他三下鄴都，救出吉芝陀聖母。那畜生又思量吃人，華光無奈他何，出榜招人醫治，乃是魔軍來說叫他討仙桃與他吃，才不思吃人，華光因此變作你去偷仙桃。」大聖見說大怒，即拜別了觀音，回至花果山，與眾子孫說知曰：「他既去偷桃連累我，我就與你們殺到離婁山，將那賊捉了。」

即說大聖有一女，名叫月孛星。但見他生得目大腰寬，口闊手粗，腳長頭歪，腳聲似打雷。遇了不死亦七八。月孛星出來曰：「我也要去。」眾人曰：「你生得這等丑，去了給華光等取笑。」月孛星曰：「我定要去捉華光。」眾人無親，只得和他同去。一齊到離婁山，喊戰連天。卻言華光自從偷得仙桃與母親吃了，果不思量吃人，心中大悅。忽手下人報說花果山齊天大聖領兵殺來，說天王不該變他去偷桃，累他受罪，要捉天王解上天曹。華光聞言大怒，即下山與悟空相見。悟空罵曰：「你偷仙桃，好變牛變馬去偷，為何變老孫本相去，連累老孫。快下馬受縛，與我解上天庭便罷。」華光曰：「我討仙桃與你何干？就變你本相亦所不妨。」悟空曰：「連累我，反說不妨！」便將如意棍向華光打去。華光亦丟起三角金磚，悟空口中一呼，出來無千無萬猴孫，拖住華光，來搶金磚，華光大敗。悟空趕去。華光丟起火丹，火光連天。悟空不能抵敵，便敗到東洋大海去。那月孛星見父敗走了，便將他的骷髏頭敲動，叫聲華光，華光即刻頭痛眼昏，走回山洞。那月孛星的骷髏十分利害，人被她叫名拷了，三日內自死。

卻說火炎王光佛知華光與悟空交戰，料華光戰他不過，必落月孛星之手，特來與他二人講和。來至大聖寨中，大聖接入禮畢，光佛曰：「聞大聖今與小徒交戰，為因變尊相偷仙桃一事，是否？」悟空曰：「是他不該破壞我的名譽。」光佛曰：「果是他不好，容貧僧帶來伏罪。今貧僧有一言，未卜大聖肯容納否？」悟空曰：「有何見教？」光佛曰：「小徒有犯尊顏，被令愛將骷髏拷動，今將死矣。自古道：『好漢碰好漢。』望大聖饒他，貧僧與你二人說和，結為兄弟何如？」悟空曰：「蒙老師父說，無有不依命的，奈玉帝要把我問罪，此事如何？」光佛曰：「若肯賣人情與我，天曹之事，我自去料理，不涉大聖一些。」大聖曰：「恐玉帝不肯。」光佛曰：「華光是他外甥，加是我說去，無有不肯赦他之理。」悟空曰：「既如此！敢不從命。」即叫出月孛星吩咐曰：「今有炎光老師說和；饒他罷。」月孛星即將骷髏把來削去了，乃向炎光曰：「女兒已削去拷處，饒他命矣。」光佛拜謝而別，來至離婁山，見華光說了前事。華光即同炎光前往悟空寨中相見，結為兄弟。大聖即命排宴款待，各自分別，悟空領兵回花果山。光佛去奏玉帝赦了華光。兵戈寧息。華光吩咐手下人看守文殊院並千田國廟宇、離婁山，我去遍遊天下，逢災救災，逢難救難，不日而歸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華光皈依佛道

卻說靈山世尊一日與眾羅漢說：「華光那畜生，當日他趕龍瑞王至我靈山，惱了我，被我把天眼收來，他問我取，我說要他來皈依佛道才把還他，他說容他尋了母親，即刻就來，當日設誓，說他若尋見母親，不來皈依佛道，六根不得齊全。他今已救出母

親，功成已滿，尚不來皈依，只在中界蕩游，恐被外議，說佛家弟子不肯皈依佛道。你們眾弟子可去變作凡人，去作神仙戲術的把戲，砍腳砍手，引他來看，他必要向你學此法，就哄他將腳砍下，與青獅子銜到靈山，與他趕來，我來勸他皈依佛道。」眾弟子領命，辭別了世尊，變作凡人戲術，砍手變龍，砍腳化虎作把戲。

卻說華光正行之時，遠遠見前面有人作戲法，即近前看了，見做得妙，暗暗喝采，就問作把戲人曰：「你這法肯教人否？」其人曰：「可。」華光曰：「我要向你學。」那伙人曰：「我們要須一百金才肯教人。」華光不知是詐，即取出百金，那伙人曰：「你既有錢，我就教你，將你那腳與我砍下來。」華光曰：「砍下恐疼。」那些人曰：「從前師父說不痛。」華光就將左腳與他砍下。果然不疼，華光又叫他再砍右腳，那伙人曰：「你自己也可砍得。」華光就自己將右腳砍下，果也不痛。只是安不住。華光曰：「你教我安住。」那伙人曰：「這腳你砍壞了。」叫一聲青鬃獅子銜去。那青鬃獅子上前，將他右腳銜往靈山而去，華光一看眾人現出本相，駕雲而去，乃驚慌歎曰：「中計了，原來他們是靈山弟子。」華光自思：「不免我踏了風火車，趕上靈山，去見如來。」